元好問集/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一

► 卷三十二

卷三十一

墓銘碑表

【清涼相禪師墓銘】

清涼，唐廢寺。大定中，第一代琇公開荊棘立之，在兩山間，初無所知名。琇歿後，遂虛席。久之，西岩德來居。德，輩流中號為楚楚者，又屏山李公為之護持，苟可以用力，則無不至，而亦竟無所成。蓋又一再傳，而得吾西溪師。西溪道行清實，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，至推其餘以接物，則又以為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。山中人舊熟師名，及受請，無賢不肖皆喜曰：「相禪師來，清涼不寂寞矣。」當是時，諸禪方以貲雄相誇，齋鼓粥魚之聲，殷然山谷間。清涼儉狹僻左，僅庇風雨，石田不能百畝。師一顧盼而雲山為之改色，向之相誇者，皆自是缺然矣。

師諱弘相，出於沂水王氏。幼即棄其家為佛子，事沂州普照僧祖照。年十九，以誦經通，得僧服，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，多所究觀。聞虛明亨和尚住普照，道價重一時，乃盡棄所學而學焉。虛明知其不凡，欣然納之。又十年，乃佩其印出世，住鄭州之大覺、嵩山之小林、沂州之普照，最後住清涼。

師勤於接納，有諮決之者，為之征詰開示，傾囷倒廩，無復餘地，故雖退居謝事，而學

者益親之。以某年月日示疾，終於寢室，閱世六十有四，夏坐四十有六。所度十人：曰義、曰喆，而為上首。所證三人：曰顯，今嗣師席；曰靜、曰雋。所著文集三，曰《歸樂》、曰《退休》、曰《清涼》，並錄一卷，傳諸方。顯等以某年月日，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，以狀來乞銘。凡此皆狀所言也。

初予未識師，有傳其詩與文來者，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，詩則清而圓，有晚唐以來風調。其深入理窟，七縱八橫，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。及登其堂，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幡，問之侍者，云：「師與程遊甚款，歿後歲時祀之。」予用是與之交。嘗同遊蘭若峰，道中談避寇時事，師以為：「凡出身以對世者，能外生死，然後能有所立。生死雖大事，視之要如翻覆手然，則坎止流行，無不可者。此須從靜功中來，念念不置，境當自熟耳。」時小雪後，路峻而石滑，師已老，力不能自持，足一跌，翻折而墜，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，直下數十尺，僅礙大樹而止。予驚問：「寧有所損否？」師神色自若，徐云：「學禪四十年，腳跟乃為石頭所勘。」聞者皆大笑，然亦歎境熟之言，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。

予嘗論師之為人，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，人有不合理者，必大數之，怫然之氣不能自掩。平居教學者：「禪道微矣，非專一而靜，則決不可入。世間學，謾廢日力耳。」及自為詩，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，至食息頃不能忘，此為不可曉者。今年西堂成，約予來習靜度此夏，比京師歸而師歿矣，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！乃為之銘曰：

理性與融，物跡與通。不雷不霆，有聲隆隆。宴坐中林，薇藿不充。朝詩有瓢，暮詩有筒。澹其無心，愈出愈工。處順而老，安常而終。覺海虛舟，莫知所窮。嘗試臨西溪揖層峰，萬景前陳，而白塔屹乎其中。悠然而雲，泠然而風，頹然而石，鬱然而松。彼上人者，且未泯其音容。孰亡孰存，孰異孰同？招歸來而不可待，耿月出兮山空。

【華嚴寂大士墓銘】

師諱惠寂，姓王氏，西河陽城里人。為童子時，白其父求出家，父定以一子故難之。及長，於佛書無不讀，授《華嚴》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。父歿，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，時年已五十有一矣。崇慶初，以恩例得僧服。俄賜紫，遂主信公講席，學者日盈其門。

避兵南來，居汝州之普照，又遷南陽之鄂城。師以《華嚴》為業，手抄全經，日誦四帙為課。既客居，徒眾解散，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。人有問之者，云：「吾為龍天說耳。

」龕前叢竹既枯而華，隨采隨生，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。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，說《世界成就品》，明日以偈示眾，告以寂滅之意，且曰：「何從而來，何從而去。」於是右脅而化，壽七十有九。會葬萬人，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，此不具錄。起塔於普照、華嚴、廣陽之大聖、舞陽之弘教。傳法界觀四人：祖登、法昌、福柔、尼了，遇落發三人。

辛卯夏四月，昌等因比丘尼淨蓮求予銘其墓。蓮即道學郝葉縣之甥；父尉南陽，秩滿棄官。翁媼及諸弟如漢上龐禪家，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，故不與他義學僧同，其言不妄也。乃為之銘。銘曰：

大方無隅，涉跡則偏。攝一切法，歸頓漸圓。究竟云何，且實且權。彼上人者，言外之傳。於華嚴海為大法船，一龕宴居，幽祗滿前。曾是枯株，秀穎鬱然。靈塔相望，有光燭天。鈴音演法，普為大千。

【墳雲墓銘】

南陽靈山僧法雲，往在鄉里時，已棄家為佛子。遭歲饑，乃能為父母挽車，就食千里。母亡，廬墓旁三年，號哭無時。父歿亦然。山之人謂之「墳雲」，旌其孝也。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，僧給詣師求講法界觀，明旦出門，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，大如杯碗狀。居民聞之，老幼畢集，其在磚瓦上者皆持去，文士為賦詩道其事。又山之東，水泉不給用，講學者患之。一日，寺西岩石間出一泉，眾謂純孝之報也。世之桑門以割愛為本，至視其骨肉如路人，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！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，然後為出家耶！

師臨汾人，姓劉氏。七歲不茹葷，十一出家於洪洞之圓明，師僧智真。二十五旦戒，受義學於廣化僧慧，學禪於韶山義公。來南陽，主崇勝之觀音院。住靈山，為之起報恩寺。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，壽六十四，示疾而化。弟子四人，覺懿、行思、行了為上首。明年，起塔於山前。

劉鄧州光父，師鄉曲也，知師為詳，托予銘其墓。予以劉為不妄許可者，乃為之銘。銘曰：

僧雲之來晉臨汾，六年居廬哭親墳。地泉聳沸天花紛，孝聲香如世普薰。何以表之今有文。

【孫伯英墓銘】

伯英在太學時，所與遊皆一時名士。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，伯英居門下，甚愛重之。貞祐初，中原受兵，朝廷隔絕。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，號為「衣冠龍門」。大尹復興甚之，會有為非語者云：「治中結客，將據河以反。」遂為尹所構，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、王之奇士衡、辛願敬之，俱陷大獄，危有一網之禍。伯英出入府寺，人為出死力者多，故得先事遁去，依殷輔之商州，變姓名從外家，稱道人王守素，會赦乃歸。

貞祐丙子，予自太原南渡，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，介予與之交，因得過其家，登壽樂堂飲酒賦詩。尊俎間談笑有味，使人久而不厭。伯英時年四十許，困名場已久，重為世故之所摧折，稍取莊周、列禦寇之書讀之，視世味蓋漠然矣。予意其本出將家，氣甚高，已折節為書生，束以詩禮，優柔饜飫，偶以縕籍見名。其鬱鬱不能平者，時一發見，如縛虎之急一怒。故在世已亂，天下事無可為，思得毀裂冠冕，投竄山海，以高蹇自便，日暮途遠，倒行而逆施之。古人或為抱關，或仕執翿，或妄從博徒、賣漿者遊，其盡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，非本志也。又明年，客有來崧山者，雲伯英真為黃冠師矣。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，歿於亳之太清宮，春秋五十有一，因即其地葬之。

始祖堅，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、隴州刺史。祖汝楫，武略將軍、魯山令。父鈞，武義將軍、昌州鹽使司判官。室劉氏前歿。子璋。婿同郡王好禮。伯英初名邦傑，後改天和。孫氏雄州容城人，居雒陽四世矣。銘曰：

馬逸墨駕，犢健破車。霸略所貪，世議之拘。我足天衢，彼責守閭。我材明堂，彼求侏儒。蚩蚩之與曹，而昧昧之與居，俱腐草木，孰別以區？千百載而下，或有攓蓬而問者，又焉知其輕世肆志，自放於方之外，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？

【紫虛大師於公墓碑】

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，狀其師離峰子之行，請予為墓道碑，曰：「始吾離峰子事長生劉君，年未二十，便能以苦行自立，丐食齊魯間，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，食之不少厭。不置廬舍為定居計，城市道塗，遇昏暮即止，風雨寒暑不恤也。吾全真家禁睡眠，謂之煉陰魔，向上諸人有脅不沾席數十年者。吾離峰子行丐至許昌，寄止嶽祠，通夕疾走，環城數周，日以為常，其堅忍類如此。嘗立城門之側，有大車載槁秸而過者，槁觸其鼻，

忽若有所省，歡喜踴躍，不能自禁，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，三日乃止。初不知書，自是日誦數百言，示之《老》《莊》，隨讀隨講，如迎刃而解，不數年偏通內外學。作為歌詩，伸紙引筆，初若不經意，皆切於事而合於理，學者至今傳之。為人偉儀觀，器量寬博，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，獨於周急繼困、解衣輟食，恒若不及也。南渡後，道價重一時，京師貴遊聞師名，奔走承事，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。正大中，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，賜紫虛大師。離峰子之平生大略如此。致夷將以某年月日，葬師於洛陽長生觀。吾子嘗許以銘，幸卒成之。」

予在三鄉時，蓋嘗望見離峰子於眾人之中。及官東南，離峰子亦嘗寓書求予為錄章封事，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遊，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。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，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上，待之者又累月。予病，懶於筆墨，若謂有疑於其師者，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？

予聞之今之人，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，故其憔悴寒餓，痛自黯劓，若枯寂頭陀然。及其有得也，樹林、水鳥、竹木、瓦石之所感觸，則能事穎脫，縛律自解，心光燁然，普照六合，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。故嘗論之：夫事與理偕，有是理則有是事，三尺童子以為然。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，載於書、接見於耳目，往往有之，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，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為然者。予撰《夷堅志》，有平居未嘗知點畫，一旦作偈頌，肆口成文、深入理窟者三數人。黯卒販夫且然，況念念在道者乎！張內翰敏之，離峰子舊也，敘其歌詩曰：「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，今所以傳者，欲知此老林下百胝、塵中幾蛻耳。」又曰：「悠然而風鳴，泛然而穀應。彼區區者，或以律度求我，是按天籟以宮商，而責渾沌之鮮丹青也。」吾友孫伯英，河洛名士。在太學日，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、辛敬之願、劉景玄昂霄其人，皆天下選。伯英與之遊，頭角嶄然，不甘落其後。一見師，即北面事之，竟為黃冠以歿。張予所敬，而孫予所愛也，二君子且然，予於離峰子何疑哉？乃為之銘。

離峰子諱道顯，出於文登於氏。初隱觀津女幾之桃花平。過洛陽，得劉君舊廬，葺居之，是為長生觀。住太清宮三年，避壬辰之兵於盧氏，漆水公迎致鄧下。俄以疾終，春秋六十有五。「離峰」其自號云。

分食雞豚，托處鼯蛇。視身寇仇，自幹罝羅。樂有加耶？年可遐耶？所持者狹，而所獲奢耶？豈無考槃，在澗之阿？木茹草衣，召來天和。急而張之，弦絕奈何。學道之難成，使人咨嗟。曰婦姑勃磎，交喪則多。千日之功，或棄於毫末之差。彼避險而就夷，背實

而趍華。拱壁以先駟馬，不免於道誇。若人者不潰於流，不磷於磨。始於同氣關弓，終以大方為家。顧雖有墓於此，安知其不冠青雲，而佩飛霞也耶？

【天慶王尊師墓表】

尊師諱志常，姓王氏，「恒心道人」其自號也。世為秀容西山水馬里人。年十六七許時，牧牛羊田間，一道人日來相就。既與之熟，問：「汝肯隨我往天壇否？天壇神仙洞府，勝似此間。」師雖幼，聞之頗亦愛樂，道人者即挈之而西。是日薄暮，至一城，忽失道人所在。問其地，乃濟源也。又問去天壇遠近，人云百餘里耳。師自度無所歸，明日徑往。入陽台宮，道眾問所以來，師具言。道眾駭其為異人挈之，能一日千里，是夙有仙分，留為香火童子。八年乃歸，父母謂其死已久，悲喜交集，因送之天慶觀，事王大用佐材。

尊師資稟重厚，不妄言笑，冠服樸素，若不以世累為懷，而內敏殊甚。間讀史傳，略知古今成敗。留意醫藥，必以先所驗者告之。天慶，唐以來福地，廢於貞祐之兵。及官府立，尊師率其屬力為崇建，規制峻整，遂為一州之冠。兵間暴骨狼藉，無復收瘞，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，為哀丘而祭之，州里尤歸重焉。

尊師生大定壬午，又再閱二十九年，顏渥丹，須眉皓白，飲食如少壯人。客至，與談承平故事，歷歷可聽。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，必謂他日為受道之器，故置之仙聖所廬，敦龐耆艾，今既效矣。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，沐浴易衣，召弟子告以後事，留頌而逝。某日，寧神於州西北原。守衝等為植碑，予用所知者為之銘。銘曰：

至人翩翩，坐淩八遐。惟其識初平於芻牧，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為誇。道之所存，不於泰奢。必有敦龐耆艾之士，乃克負荷。彼浮偽而淫采，我悃愊而無華。道如自擇，當孰舍耶？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，亦奚貴於大方之家？

【衝虛大師李君墓銘】

其畀也全，其守也專。以人合天，以極乎自然。若人者，吾不知其寂滅為樂，如佛子之順世緣耶？抑將乘冷冷之風，化栩栩之蝶，與至人而仙也？

【通真子墓碣銘】

通真子諱志安，字彥容，出於陵川秦氏。大父諱事軻，通經博古，工作大字，為州裏所推重。父諱略，字簡夫，中歲困於名場，即以詩為專門之學，自號「西溪道人」。詩殊有古意，苦於雕斫而無跡可尋，當代文士極稱道之。生二子，通真其長也。自蚤歲趣尚高雅，三舉進士，而於得喪澹如也。避亂南渡，西溪年在喜懼，親舊以祿養為言，不獲已，復一試有司，至御簾罷歸。正大中，西溪下世，通真子已四十，遂致家事不問，放浪嵩、少間。取方外書讀之，以求治心養性之實。於二家之學有所疑，質諸禪子。久之，厭其推墮滉漾中，而無可征詰也，去從道士遊。

河南破，北歸，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，略數語即有契，歎曰：「吾得歸宿之所矣！」因執弟子禮事之，受《上清》《大洞》《紫虛》等籙，且求道藏書縱觀之。披雲為言：「喪亂之役，圖籍散落無幾，獨管州者僅存。吾欲力紹絕業，鋟木宣布，有可成之資，第未有任其責者耳。獨善一身，曷若與天下共之？」通真子再拜曰：「受教」，乃立局二十有七，役工五百有奇，通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。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，補完訂正，出於其手者為多。仍增入《金蓮》《正宗記》《煙霞錄》《繹仙》《婺仙》等傳附焉。起丁酉，盡甲辰，中間奉被朝旨，借力貴近，牽合補綴，百萬並進，卒至於能事穎脫，真風遐布，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。

通真子記誦該洽，篇什敏捷，樂於提誨，不立崖岸。居玄都垂十稔，雖日課校讎，其參玄學、受章句，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。他主師席者，皆竊有望洋之歎。

寶藏既成之五月，為徒眾言：「寶藏成壞，事關幽顯，冥冥之間，當有陰相者。今大緣已竟，吾其行乎！」越二十有五日，夜參半，天無陰翳，忽震電風烈，大木隨拔，遽沐浴易衣，蛻形於所居之樗櫟堂，得年五十有七。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，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，披雲之命也。所著《林泉集》二十卷行於代。

往予先君子令陵川，予始成童，及識通真子之大父，閑居嵩山，與西溪翁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。通真子以世契之故，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，故誌實輩百拜求為其師作銘。今年春二月，劉志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，冰雪沍寒，跋涉千里，其勤有足哀者。乃為作銘，使刻之松台。其銘曰：

昔在窮桑發真源，鑿民耳目神始全。遭罹元元坤軸旋，壞劫欲墮未開前。道山絕業當時傳，百於芻了大緣。若有人兮靜以專，向也易老固初筵。玄綱力挽孰我先，苦節終志孰

我堅。網羅落簡手自編，寒暑不廢朱黃研。琅函瓊笈閉九淵，垂芒八角星日懸。司功會計蓋上遷，乃今出瓶鳥飛翩。安常處順古所賢，死而不亡豈其然？華陽九障名一焉，豈不委形殆賓天？為復延康轉靈篇，為復蕊珠參七言。為復虎書校三元，為復逸度論九玄。寧當七祖歸枯禪，松台有名鶴千年。我相夫子非頑仙。

【圓明李先生墓表】

先生諱志源，姓李氏，邠之三水人。幼有至性，宗黨以孝稱。年未三十，考妣俱喪，因棄家入道，師事玉峰周君。伐薪供水，執役不少倦。積三數年，周君憫其勞，使之遊歷諸方。至醴泉，與同業結茅以居。全真家樂與過客餌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。嘗歲饑，資用乏絕，先生辟穀數旬，以供給來者，其先人後己類此。又十有八年，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，三年人莫見其面。周君知其有所得也，召之還幽，遂主玉峰觀，並以法席付之，號曰「圓明子」。先生資稟醇正，寡於言論，行己接物，始終如一，時人以其仁恤周至，故有慈孝之目，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。

正大末，關中受兵，先生避地洛陽。及河南破，僑寓東阿者數年。初，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「活死人墓」者蕪歿已久，每欲葺居之。歲甲午，關輔略定，先生乃緣其師雅意，率法兄弟諸人，分遣徒眾力為經度之，是為重陽成道觀。營建未幾，即命駕西還。先生既老，道價益重，學者向慕，過於玉峰。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，春秋七十有一，反真於成道之中堂，以故即其地葬之。

明年夏四月，先生之同業潘志元、周志靜，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，踵門致謁，以先生墓表為請，曰：「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，將就太原謁文吾子，期以秋七月即途，而以事不果行。遺命吾屬，使必成夙志，其眷眷於吾子者如是。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，能不以文字，使少見於後乎？」予因問三子者：「圓明既以名取我，以文托我，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，其言句可得聞乎？」三子者曰：「圓明臨終沐浴易衣，會法屬與之訣。有求遺教者，第告之以『清淨無為、不染不著』而已。已而復求詩頌，圓明麾之曰：『吾平生未嘗弄筆墨，設強作一語，非留病人間乎？且近世諸師文編，達者猶將以為筌蹄，況萬萬不相侔者乎！』言終怡然而逝。圓明平實如此，何言句之有哉！」予止之曰：「子休矣。圓明所得，吾得之矣！」乃為之銘。其銘曰：

舌吐而吞，駟馬追奔，孰愈於目擊而道存？夫惟不關鍵而閉，是謂玄玄之門。終南之原，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，乃今拔本而塞源。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，故以其不言者而為

知言。

【通玄大師李君墓碑】

明昌、承安間，文治已極，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，厚天下之俗。既以經明行修，舉王磵逸賓、張建吉甫、文商伯起輩三數公，官使之矣。至於道家者流，潔己求志，有可以讚清淨之化者，亦特征焉，最後得通玄李君，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。蓋君天質衝遠，蟬蛻俗外，出入世典，而無專門獨擅之蔽；從容雅道，而無山林高蹇之陋。一時名士，如竹溪黨公世傑、黃山趙公文孺、黃華王公子端，皆以道義締交於君。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，及為君作讚，至有「百世清規」之語，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。

君諱大方，字廣道，世為汾西人。父以醫為業。母管氏，妊十二月，夢神人捧日照其室，已而君生。弱不好弄，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，家人異焉。七歲入道，師衝佑觀道士郭師禮，學有夙昔，能日記千言。年十二，以誦經通得度，即辭師往趙城，讀書天寧道院。積力既久，遂窮藏史之秘，至於六經百氏之學，亦稱淹通。大定初，遊關中，道風藹然，有騫飛不群之目。講師郝君道本，名重一時，一見君，即以大器許之。及郝被召，君佩上清三洞秘籙，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。

泰和七年春，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，賜號「體玄大師」。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。君嚴恭科禁，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，徒以精誠感通，遂有萬鶴下臨之應，百官表賀，文士亦多讚詠。召對稱旨，又召入禁中訪道。君儀觀秀偉，占對詳雅，玄談亹亹，聽者忘倦，章宗特敬異之。衛紹王大安初，召君馳驛詣嶽瀆，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，賜雲錦羽衣，仍佩金符，加號「通玄大師」。所至靈應昭著，此不具載。

貞祐南渡，君還居鄉邑，因自號「北山退翁」。莘公鎮平陽，以歲旱，請君致禱，車轍未旋而澍雨沾足，時人以神人許之。壬午秋，避兵清涼山。一日布卦，得《剝》之《上九》，歎曰：「吾行矣。」明日遊騎至，擁老幼萬人下山，君為門弟子元慶言：「吾將安歸乎？朝家以我為有道者，猥以征書見及，寧當負之耶？而輩第往，毋念我為也。」乃策杖入深谷，臥大龕下，怡然而逝，春秋六十有四，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。兵退，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。

癸卯冬，予自燕都還太原，道出范陽，君之族孫閔持蕭煉師公弼所錄事跡，以墓表見屬，曰：「吾祖墓木已拱，而旌紀寂寥，誠得吾子撰述，以著金石，傳永久，死不恨矣。敢

百拜以請。」某謝曰：「自予為舉子時，熟君名，欲造其門，然以愚幼未敢也。幸當以不腆之文托君以傳，其何敢辭？」乃為論次之。其銘曰：

處士素隱，方士誕荒。天厚通玄，畀之玄綱。相彼少微，出此冀方。姑射之山，草木有光。可陽可陰，以柔以剛。千仞壁立，屹乎堂堂。雖有拱壁駟馬，不失其燕處之常。巨浸稽天，一簣莫障。所謂伊人，柴立中央。自古皆有死，獨有道者為不亡。望君蓬萊，海日蒼涼。千年一歸，裴回故鄉。勒銘墓石，維以誌衣冠之藏。

【藏雲先生袁君墓表】

先生諱從義，字用之，族袁氏，世為虞鄉著姓。母娠十二月而生，且有神光照室之異。幼沉默，不好為童子劇。及長，儀觀秀偉，音聲如鍾，識者知其不凡。年十九入道，師事玉峰胡先生於金玉峰。道風儒業，名動京師。年八十，章宗特征授禮官，先生盡傳其學。通經史百家，旁及釋典，亦稱該洽，而於《易》學蓋終身焉。初，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，有雲漢之望，勸之就舉選，先生薄於世味，不之屑也。

中條靈峰觀，唐賢羅通舊隱，歲久頹圮，不庇風雨，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，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。結茅此山之王官穀，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，是為藏雲道院，先生因以「藏雲」自號。種竹餘三十畝，山田二頃，足充賓客之奉。先生道價既重，州郡長吏到者，率詣山門致謁。禮部閑閑趙公周臣、內翰屏山李公之純，每見必厚相慰藉，互以詩什為贈。中朝名勝如史季寵、王隆吉、羅鳴道、李欽止、吉仲器、馬元章、王可道、許德臣、元禮昆季，皆就傳《易》道。自余成業於先生之門者，又不知幾何人矣。

先生資樂易，行己接物得於吾孔、孟書者為多。事母孝，故生平未嘗遠出。母年九十，終於隱所，葬祭如禮，州裏稱焉。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，先生收養之，躬自教督，使有受學之漸。既長，又為之婚娶。如是十餘輩，其後俱有所成。雅好醫術，病者來以藥請，賴以全濟者甚眾。兵後歲饑，民無所於糴，盡出餘粟以贍貧者。或時出，鄉人爭延致之，談經誦道，言笑彌日。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，皆鄙而不為。嘗獨行山間，遇異人，自稱衡嶽主者蕭正之，謂：「先生三世學道，乃今有成。吾於蓬山仙注院，見吾子名氏，卻後當為孝廉貞淨仙人，代鄭雲叟為少室伯，主司真洞天。」言訖，失所在，然先生自以為不敢當也。

正大甲申，朔方兵再略蒲、解，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。已而保聚被攻，先生義不受辱，

顧謂弟子言：「吾往矣！」乃閉息土室中，怡然而逝，年六十六，時二月十有四日也。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。所著《易略釋》《列子章句》《莊子略解》《雲庵妙選方》傳於世。

始予罷內鄉，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，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。及官京師，見閑閑公，亦以為言，並以挽詩見示。朔南喪亂，因循未暇，而予心未始忘也。丁未春，芮城李邦彥過吾州。邦彥，先生鄉曲，與之遊甚款，用是重以斯文為請。予問邦彥：「藏雲所以為天下所高，可得聞乎？」邦彥言：「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，而器量可以奉至尊。吾不知其他。」予捧手曰：「有是哉！」乃為次第之。其銘曰：

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。翩翩獨征，遊物之初。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，乃溫兮其玉如。以君為黃冠師耶？合煉之刀圭，禳嶽之綿渼，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，況乞靈於綠囊，進技於黃襦。勸義人倫之先，盡歡菽水之餘。洗心有經，先天有圖。絕學我傳，宿惑爾祛。以君為縫掖生耶，胡不繁文以拘，而脂膏以濡？嗒焉屍居，奮而亨衢。塞為瓠壺，震驚八區。其卷其舒，其知其愚。之人也吾無以命之，殆方內之外，而方外之內者歟？

【告山挍禪師塔銘】

龍興汴禪師為予言：「汴落發於告山挍公，承事五六年，始避兵而南。北歸，挍公去世已久。師生於正隆初，而歿於興定之末年，年過六十，但以喪亂之後，時輩凋喪，師之行事無從考按，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。今所知者，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。吾子嘗試聽之。師諱法挍，出於兗州侯氏。自幼出家，事嵫陽明首座。大定間，以誦經通得僧服，即以義理之學從事，根性穎利，同學者少所及。遊參扣詰，洞見深秘。得法於告山明和尚，嗣法靈岩才師，即大名曾孫也。出世住告山。方世路清夷，禪林軌則未改，師道風藹然，為諸方所重。再住兗州之普照。州倅信都路公宣叔，文翰之外兼涉內典，與師為淘汰之友。師開堂，宣叔具文疏，朝服施敬，繼為先大夫薦冥福，禮有加焉。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。汴老矣，尚能記。師沉嘿自守，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，為門戶計，住持不務營造，學者雖多，迄無授記者。行義如是，而使之隨世磨滅，門人弟子實任其責。竊不自揆度，敢以撰述為請，幸吾子惠顧之。」

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，汴南遷後，嗣法虛明亨公，在法兄弟最後蒙印，可於臨濟一枝，亭亭直上，不為震風淩雨之所摧偃。龍興焚蕩之餘，破屋數椽，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，不肯輕傍時貴之門。予嘗以五言贈之，有「大道疑高謇，禪枯耐寂寥。蓋頭

茅一把，繞腹篾三條」之句，意其孤峻自拔如此，必有所從來。循流測源，乃今知所自矣，因略記掞公遺事，故兼及之。

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，河東人元某書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